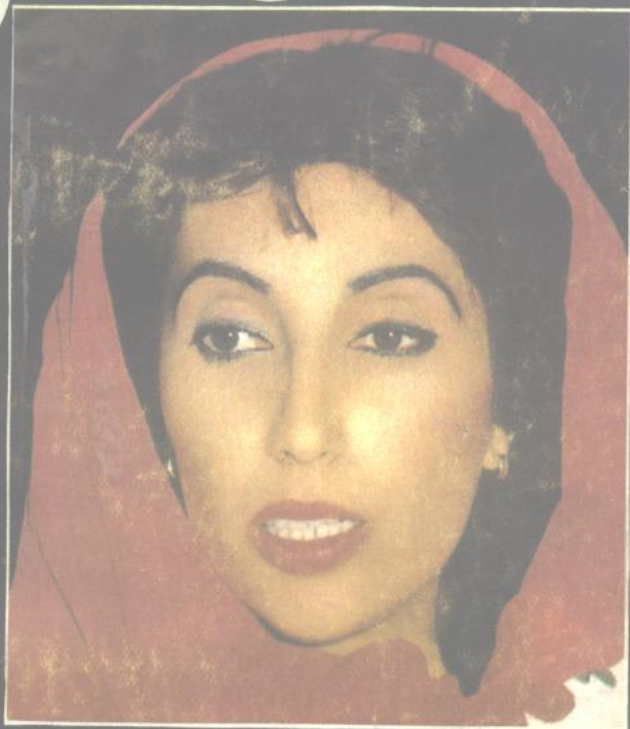


Benazir
BHUTTO



东方女儿

中国妇女出版社

东方女儿

——贝·布托自传

(巴基斯坦) 贝娜齐尔·布托 著

李云飞 史宗星 张亮 译
魏渭康 宋德亨 于文哲

中国妇女出版社

DAUGHTER OF THE EAST
BY
BENAZIR BHUTTO
HAMISH HAMILTON · LONDON

英国哈密什·汉密尔顿公司

1988年第一版

责任编辑：王孟兰

封面设计：李冬安

※ ※ ※

东方女儿——贝·布托自传

(巴基斯坦) 贝娜齐尔·布托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辽宁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 4插页 12.5印张 310千字

1989年4月第一版 1989年4月辽宁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80016-149-8/I·58 定价：4.95元

译者的话

在1988年11月的巴基斯坦大选中，在野11年的人民党一举获胜。该党领袖、年仅35岁的贝娜齐尔·布托出任巴基斯坦总理。她是全世界所有穆斯林国家中的第一位女总理，也是目前世界上年纪最轻的女政府首脑。这位“东方女儿”如今成了国际舞台上的一颗引人注目的耀眼新星。恰在这时，一位在伦敦的朋友寄来了刚刚在英国出版的这本书。

贝·布托是巴基斯坦已故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长女。巴基斯坦的风云变幻和她父亲的不幸遭遇，把这位本不想成为政治家的名门闺秀推上了政治舞台。因此可以说，贝·布托的这本自传，实际上是当代巴基斯坦内政外交的记录，书中披露的大量内幕鲜为人知。她究竟是怎样一位女性？她又是怎样地历尽艰难险阻而最终登上了一国总理的宝座？对于这些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本书提供了详细的答案。由于我们曾长期在巴基斯坦工作过，了解那里的情况，这就更加促使我们尽快地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介绍给我国的读者。

在《东方女儿》付印之际，我们谨向中国妇女出版社表示敬意，因为正是由于该出版社的大力协助，才使这本书得以及时地与读者见面。

1989年1月 北京

原编者的话

在本书付印前几小时，齐亚·哈克将军和其他31人乘坐的C-130大力神式运输机在巴基斯坦东部的巴哈瓦尔普尔起飞不久就爆炸了，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在1988年8月17日的飞机爆炸事件中遇难的还有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阿诺德·拉斐尔以及包括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内的10名巴基斯坦高级军官。

按照巴基斯坦宪法的规定，由参议院主席吴拉姆·伊沙克·汗担任代总统。由于认为“不能排除破坏的可能性”，他下令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并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伊沙克·汗代总统还宣布，由他的前任确定的1988年11月16日大选将如期举行。在我们写这篇“编者的话”时，还不知道大选是否真的能够举行，也不知道如果举行是否允许政党参加。

事件发生后，贝·布托在卡拉奇当即表示赞成这种和平移交权力的方式。她代表人民党向报界说：“我们认为遵循宪法的道路是一种积极的事态发展。”她也并不掩饰对齐亚之死感到震惊。“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么长的时间笼罩在我们头上的整个死亡和恐怖的阴影真的已经不复存在。”她说，“我是宁愿在选举中击败齐亚的，但是生死掌握在真主的手中。”

序 言

我一直相信历史记录的重要性。在1977年我父亲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的政府被推翻后，我曾鼓励许多与他共过事的人把布托时期的情况写出来。但是随之而来的军法管制对于许多曾在我父亲的政府里工作的人来说意味着艰难的岁月。他们忙于反抗军人政权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迫害和冤案。其他的人则已逃亡国外，无法得到他们所收集的材料。我自己也卷入了为在巴基斯坦恢复民主的斗争，而且在未经起诉的情况下被投入了监狱，结果也无法写出一本关于我父亲的政府的书来。

当我在1986年4月，经过了两年的流放生活后重返拉合尔时，100多万同胞出来欢迎我，引起了国际舆论界对我的注目。骤然间，好几家出版社约我写一本关于我自己的书而不是我父亲的事情。我犹豫了。写我父亲是一回事，他是巴基斯坦民主推选的总理，并且以他的不朽业绩赢得了荣誉；写我自己则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我从事的最重要的政治斗争仍在进行，这样做似乎有点冒昧。我认为自传是一个人在晚年时对往昔生活的回忆。

一位朋友无意中说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想法。她告诉我：“凡是没有记载下来的事情将不会被记住。”我明白她的意思。象许多巴基斯坦人一样，我也经历了军法管制的黑暗岁月。但许多人却未能象我一样有机会把这些经历记录下来。当然重要的是要让世界记住，在齐亚将军的政变后，我们这些人在巴基斯坦所饱尝的镇压。

写这本书是困难的。它意味着要重新复活过去的创伤。不过

它也能让人摆脱痛苦，促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敢于面对那些我曾经试图逃避的记忆。

这是我的故事：我亲眼目睹的事件，我对这些事件的感受以及我作出的反应。它不是对巴基斯坦历史的深入研究，而是对一个从民主变成了独裁的社会的一瞥。让它成为对自由的呐喊吧。

贝娜齐尔·布托

1988年6月21日于巴基斯坦卡拉奇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原编者的话	(2)
序 言	(3)
第一章 父亲被害	(1)

被关押的岁月

第二章 软禁在家中	(21)
第三章 初次体验民主	(44)
第四章 梦想着牛津的尖塔	(68)
第五章 齐亚·哈克的大背叛	(92)
第六章 父亲无辜被法院判死刑	(114)
第七章 民主向军法挑战	(164)
第八章 单独囚禁在苏库尔监狱	(176)
第九章 囚禁在卡拉奇中央监狱	(210)
第十章 又被单独监禁两年	(233)

同独裁者的较量

第十一章 在流亡的日子里	(263)
第十二章 弟弟的死	(294)
第十三章 重返拉合尔和八月大屠杀	(324)
附 篇 我的婚事	(367)
后 记	(385)

第一章 父亲被害

他们是1979年4月4日凌晨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里杀害我父亲的。我和母亲都被关在几英里远的西哈拉一座废弃的警察训练所里，但是我却感觉到了父亲遇难的时刻。尽管母亲给我吃了安眠药，以便熬过这令人焦灼的一夜，但是到了深夜两点钟的时候，我突然直挺挺地坐了起来，拼命地尖叫着：“不能啊！不能！”我喊得都透不过气来，而且也不想透一口气。爸爸啊，爸爸！我感到浑身发冷，虽然有暖气，还是冷得直打哆嗦。我们母女俩无语相慰，只能在空荡荡的拘留所里互相偎依着度过了那几个时辰。到天亮时，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护送父亲尸骨到祖先的墓地安葬。

“我正在服丧，不能见外人。你跟他说去。”当看守过来时，我母亲神情木然地对我说。她已经开始了一个寡妇应当在四个月零十天内不能见外人的守丧期。

我走到水泥地面都已碎裂了的前屋，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客厅，弥漫着一股霉烂的臭气。

“我们已经做好跟总理一起走的准备了。”我对站在面前神色慌张的看守说。

“他们已经把他拉出去埋了。”他回答说。

我感到他好象给了我当头一棒，痛苦万分地问道：“难道不能有家属送葬吗？连军事政权下的罪犯都知道这是我们的家庭教规，要由亲人护送遗体，给死者祈祷，下葬前要见死者最后一面。我们请求监狱长……。”

“他们已经把他拉走了。”他打断了我的话。

“拉到哪儿去了？”我问。

看守沉默不语。

“一切都是很平静的。”他终于回答了，“我把他的遗物都带来了。”

他把从我父亲的死牢里拿来的令人心碎的东西一件件地交给我：我父亲临终时穿的长衬衫、肥裤子，因他觉得自己是政治犯而拒绝穿刑事罪犯的囚衣；他在最后10天里绝食而留下来的15盒饭；一卷铺盖，那是在他的吊床绳断了，把他的背摔伤了以后才允许他用的；还有他的水杯……。

“他的戒指在哪儿？”我尽量地控制着自己问道。

“他戴戒指了吗？”

我盯住他，并狠狠地扫了一眼他的口袋。他终于把我父亲的戒指交了出来，那是照例在最后一刻从他瘦削的手指上摘下来的。

“平静的，是很平静的。”他不停地喃喃自语。

把一个人绞死难道还会是平静的吗？！

我们家的两个佣人巴希尔和易卜拉希姆也与我们一起住到了监狱里，因为当局不给我们提供食物。巴希尔进屋后看到了我父亲的衣物，脸一下子就刷白了。

“天哪！天哪！他们把他杀了，真地把他杀害了！”他尖叫着。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劝他，他就一把抓起一罐汽油往自己身上浇，准备点火。这时，母亲不得不从里屋冲了出来，阻止他自焚。

我茫然地站在那里，不相信父亲已离开了我们，也不敢相信。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巴基斯坦第一位由人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总理竟然死了。巴基斯坦自从1947年诞生以来就一直处于军人统治之下，人民过着受压迫的生活，我父亲是第一个给国家带来民主的人。巴基斯坦人民世代代听任部落头人和地主的摆布，是他制订了第一部宪法，确立了法律保

护和民权。在巴基斯坦，要推翻军人统治就必须诉诸武力和流血，是他确立了文官政府的议会制度，并且规定每五年选举一次。

不会的，这是不可能的。当他成为第一个走访巴基斯坦那些最贫困偏远村庄的政治家时，成千上万人欢呼：“布托万岁！”人民党执政后，我父亲便开始实施现代化计划，把世代代掌握在少数封建地主手里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广大穷苦农民，教育千百万因愚昧而贫穷的人们，把国家的主要工业收归国有，规定了最低工资，保障就业，禁止歧视妇女和少数民族。他的政府执政的六年，给这个沉浸在黑暗中的国家带来了光明，但是到了1977年7月5日黎明就消失了。

齐亚·哈克，据说是忠于我父亲的陆军参谋长。这位将军在那个深夜里派兵推翻了我父亲，用武力夺取了国家政权。这位军事独裁者，尽管拥有枪杆子、催泪弹和军法管制条例，却消除不了我父亲的影响，更摧毁不了他的精神，尽管他被投入了单身死牢。是齐亚·哈克将军断送了我父亲的生命。他从此在巴基斯坦进行了长达九年的残酷统治。

手捧父亲的这包遗物，站在看守面前，我感到浑身麻木。他的衣服上还散发着夏利玛香水的香气。我把他的长衬衫紧紧地贴在胸前，突然想起了凯瑟琳·肯尼迪在她父亲被害很久之后，还在红石崖穿着她父亲生前的派克大衣。人们总喜欢把我们两家在政治上作比较。现在我们两家又增加了一种可怕的联系。那个夜晚以及此后的许多个夜晚，我为了使自己能够贴近父亲，睡觉时总把他的衬衣压在枕头底下。

我感到全都完了，生命也毁了。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我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反抗由齐亚军人政权罗织的对我父亲的指控。我与巴基斯坦人民党一起为齐亚在政变时就许诺的大选作准备。但是他看到我们可能获胜竟取消了这次大选。我被军事当局逮捕过六次，当局经常禁止我进入卡拉奇和拉合尔。我母亲也是如

此。在我父亲入狱，母亲任人民党代主席期间，她八次受到囚禁。我们在西哈拉已被拘留了六个星期，在这之前则在拉瓦尔品第被拘留了六个月。但是直到昨天我还是不相信齐亚将军会真的杀害我父亲。

谁能把这个消息告诉在伦敦的弟弟呢？他正在那里过着政治流亡生活，为拯救父亲而斗争。谁又能告诉我妹妹萨娜姆呢？她还在哈佛大学进行最后一年的学习。我特别担心萨娜姆。她从来不问政治，但却被我们卷入了悲剧。她现在感到孤苦伶仃吗？我只能祈祷她不要干出傻事来。

我感到整个身体都被撕碎了。往后我该怎么办呢？尽管我们作了努力，但还是不能使父亲幸免于死。我感到孤单极了。“没有你的帮助，我能做什么呢？”我曾在他的死牢里这样问。我需要他在政治上的指引。尽管我在哈佛和牛津都获得了政治学学位，但我还不是一个政治家。可他又能说什么呢？他无能为力了。

我最后一次见父亲是昨天。这次见面的痛苦令人难以忍受。没有人告诉过他第二天凌晨他就会被处死。也没有人告诉过那些曾正式要求军事当局对我父亲宽大为怀的世界领导人。他们中间有：吉米·卡特、玛·撒切尔、勃列日涅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英·甘地以及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其他许多人，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叙利亚。当然，齐亚政权里的胆小鬼们也没有一个敢于向全国宣布处死我父亲的日子，因为他们害怕人民会对杀害他们的总理做出反应。只有母亲和我知道。而且这也是偶然间推测出来的。

8月2日清晨，我正躺在军用吊床上时，母亲突然走进来。“萍姬。”她呼唤着我的小名。但一听她那异样的声调我马上就愣住了。她说：“外面的许多军官都说，今天我们两个都应该去看你父亲。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很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她当然也明白。可我们俩谁也没有

勇气承认。按照每周探监一次的规定，今天该母亲去，我被安排在周末。他们要我们俩今天一起去，只能意味着这是最后一次了。齐亚就要杀害我的父亲了。

我的脑子使劲地转动着。我们必须弄到确切的消息，以便向国际社会的人民发出最后一次呼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赶紧对母亲说：“告诉他们我病了。如果是最后一次见面，那我当然得去；如果不是的话，我就第二天去。”在母亲出去告诉卫兵的时候，我立即把已经写好叠起来的一封信打开重写。我极其潦草地给一个在外面的朋友写信，希望它能引起党的领导人的警觉，由他们告知外交使团并组织人民。人民是我们的最后希望。

“马上把这封信送给雅丝明。”我对易卜拉希姆说。他是我们可靠的佣人，深知这要担很大的风险。对他这次执行任务我来不及说一句同情和安慰的话。他可能会被搜身和盯梢。他不可能采取通常的预防措施了，要冒着巨大的危险，但任务也很重大。

“去吧，易卜拉希姆，快去！”我催他，“就告诉卫兵，你给我拿药去。”他转身就跑着离开了。

我从窗中看到这支军法管制的小分队在窃窃私语，然后用无线电向上司报告我病了，并等待指示。在混乱中，易卜拉希姆冲向了大门。“我必须给贝娜齐尔马上弄点药来，救命要紧哪！”他对卫兵说。他们也听说了我病得很厉害。真是奇迹似的，他们竟然让他走了。此刻离我母亲上次进屋里来的时间只有五分钟。我的手不停地发抖。我无法想象这封信能否安全到达。

窗外的无线电联系信号又响了。“因为你女儿生病，你们可以明天去探视。”当局终于告诉了我母亲。我们为父亲的生命赢得了24个小时。但是在易卜拉希姆跑出去后，院子的大门立刻就封锁了，于是我们明白可怕不祥的事就要发生了。

斗争，我们必须斗争！但是怎么个斗法呢？我感到毫无办法，自己身陷囹圄，而父亲的死期一分分地接近了。信能送到吗？面

对着政变以来的刺刀和枪弹，人民会起来抗议吗？谁能领导他们呢？许多巴基斯坦人民党的领导人都被关进监狱了，数以千计的支持者，甚至巴基斯坦历史上从未关押过的妇女也被投进了监狱。无数的人遭到催泪弹的袭击，甚至只要提一下我父亲的名字就遭到鞭打，而且还要把鞭打的次数用漆写在他们的半裸的身体上。人民会听从这最后的紧急号召吗？他们会听得到吗？

晚上8点15分，我和母亲打开收音机收听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对亚洲广播节目。我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我带着期望，坐在收音机前，听到广播里说我已从监狱里带出一封信，信中说明天，即4月3日将是最后一次同我父亲见面。信终于传出去了！我等待着BBC广播我要人民起来抗议的号召。但是没有。相反它报道说，这条消息无法从监狱长那里得到证实，并引用我父亲的一名前部长的话说：“她惊慌失措了。”母亲和我甚至没有勇气互相看一眼，我们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

吉普车开得飞快。站在宪兵后面的人群提心吊胆，不知道他们的总理的命运究竟如何。监狱的大门匆忙打开又匆忙关上。母亲和我经过女看守的搜身后被带进了拉瓦尔品第监狱。

“你们俩怎么都来了？”父亲从他那地狱般的牢房里问我们。

母亲没有回答。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吗？”他问。

我母亲不忍心回答。

“我想是。”我说。

他把站在旁边的监狱长叫过来。他们从来也不让我们单独与爸爸见面。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吗？”父亲问他。

“是的。”监狱长回答。他看上去为自己执行军事政权的阴

谋计划而感到羞愧。

“日子定了吗？”

“明天早上。”狱长说。

“几点？”

“按照监狱的规矩是五点。”

“你什么时候得到通知的？”

“昨天晚上。”他迟疑地说。

我父亲看着他。

“我可以跟家属在一起多长时间？”

“半小时。”

“按照监狱里的规定，我们是有一小时的。”父亲说。

“半小时。”狱长又重复了一遍，“这是我的命令。”

“安排一下，要让我有时间洗个澡，刮刮胡子。”父亲告诉他，“世界是美好的，我要干干净净地离开。”

半小时。在这半小时里，我要向一生中最挚爱的人诀别。我心心如刀绞。我不能哭。我必须挺得住，以免增加父亲的痛苦。

他坐在铺在地上的席子上。这席子是牢房里的唯一陈设。他们把桌子、椅子、床都搬走了。

“把这些都拿去吧。”他说着，把以前我带给他的书籍和杂志交给了我，“我的书不想让他们来沾手。”

他把他的律师带给他的几根雪茄也给了我。“我要留一根今天晚上抽。”他说。他还把他的那瓶夏利玛香水也交给了我。

他开始把戒指摘下来给我，但是母亲说要他戴着它。“那我戴着它，但以后要把它交给贝娜齐尔。”他对母亲说。

“我已经设法把信送出去了。”我悄悄地告诉他，因为监狱当局在竖着耳朵听。我大概地讲了一下细节，他看来感到满意。从他的表情看，他似乎在说：“她已经差不多学会了从政的本领了。”

死牢里灯光昏暗，我看不清他。过去每次见面，他们都是让我们到他的牢里面去，一起坐着，今天却不让了。母亲和我一起挤在牢门的栏杆上悄悄地跟他说话。

“把我的爱带给其他几个孩子吧。”他对妈妈说，“告诉米尔、胜尼和沙阿，我曾努力要做一个好爸爸，并且希望能够向他们说一声再见。”母亲说不出话来，只是不住地点头。“你们俩都受了很多苦。”他说，“今晚他们就要把我杀了。我想让你们也得到自由。如果你们愿意，在宪法终止和军法管制的情况下，你们可以离开巴基斯坦。如果你们想得到思想上的安宁，你们也许会要到欧洲去的。我允许你们，可以去。”

我们的心碎了。“不，不！”妈妈说，“我们不能走，永远也不走。这些将军们休想以为他们已经赢了。齐亚又规定大选日期了，虽然谁也不知道他是否有胆量举行。如果我们离开了，那就没有人来领导这个党了，这个党是你建立的。”

“你呢，萍姬？”父亲问。

“我永远也不会走的。”我说。

他笑了，说：“我很高兴。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一直多么地爱着你啊。你是我的宝贝，永远是我的宝贝。”

“到时间了，到时间了！”狱长喊道。

我紧紧地抓住栏杆。

我要求他：“请把牢门打开，我要跟爸爸告别！”

狱长拒绝了我的要求。

“行行好，”我说，“我父亲是选出来的巴基斯坦总理，我是他的女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了，我要拥抱他。”

狱长还是拒绝我的请求。

我把手伸到栏杆里去够我父亲。他瘦极了，疟疾、痢疾和饥饿耗尽了他的身体。但是他抓住栏杆站了起来，抚摸着我的头。

“今晚我就自由了。”他说，脸上掠过一丝笑容，“我就要

跟母亲、父亲在一起了。我就要回到我的先辈在拉卡纳的那个地方去，变成它的泥土、芳香和空气的一部分。我的周围将有歌声。我将成为它的传奇的一部分。”他哭了，“只是在拉卡纳很热。”

“我会给你搭个凉棚的。”我抑制着自己说。

监狱当局的人来了。

“再见了，爸爸！”我对着爸爸喊着，妈妈又抓住栏杆去够爸爸。我们走了，走到满地尘土的院子里。我真想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但是不能了，因为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

“直到我们再见面！”我听见父亲喊着。

虽然脚在移动，但自己毫无知觉了。我成了一块石头了。我继续移动着，监狱当局的人把我们带回去。院子里都是军队的帐篷。我恍恍惚惚地走着，只有头脑还清醒。我必须昂着头，因为他们在看着我。

在锁着的大门里面囚车已经在那里等着。这样外面的人群就看不到我们了。我的身子太沉了，上车很困难。囚车加速开出大门。可以看到人群向我们涌来，但是却被宪兵粗暴地推了回去。在人群的边上我突然看到了朋友雅丝明！“他们今天晚上就要下手了！”我从囚车的窗口向外喊。她听到了吗？我喊出声来了吗？！

下午五点到了，又过去了。六点了。我每呼吸一口气都提醒我，这是父亲的最后一口气。“真主啊，让奇迹出现吧！显显圣吧！”我和母亲一直祈祷。甚至我偷偷地带进来的猫咪也感到了紧张，不见了。我们到处也找不到它们。

然而，我们仍然抱着希望。最高法院一致建议把我父亲的死刑改判无期徒刑。而且根据巴基斯坦法律，在执行死刑时必须提前一个星期发出通知，而到现在也还没有通知。

监狱外面的人民党领导人还带来消息说，齐亚已问沙特阿拉